

钟楼街史话之

唐宋古刹遗竹帛

② “表敕开化禅林”追古 (上)

王继祖 王 琛

太原城中的开化寺,虽然旧迹所存无多,但一直都有遗存,零零星星,并不见少。彻彻底底的匿迹销声、踪迹全无,并不是十分久远的事。记得,在上世纪80年代末叶,当年的南城区,现在的迎泽区,对开化市及周边地方大拆改造,重建于清初康熙年间的开化寺,遗存的元代乐楼,包括民国初年所建的似乎与开明照相馆式样相近的两座两层洋式楼,也统统被拆掉了。至于民国元年辟建的共和市场,民国九年改建的中部商铺、前部饭铺和东夹道的明清老民宅,均无一幸免。

开化寺始创于五代后唐

开化寺,毕竟是宋之前唐明镇上的的一座大丛林。早在潘美以唐明镇为依托新筑太原宋城时,就已经在古镇落户多年了。后来,北汉灭亡,北汉都“太原三城”毁之一炬,潘美筑新城,新城中所建之寿宁寺,从创建时间上说,也要比古刹开化寺逊色许多了。宋初太原城建成,开化寺被围入城中,与同时圈入城中的道院元通观南北并峙,相隔百十余丈,成为和“子城”河东军相依为命的三座宋太原城创建之前的地标性建筑。

说开化寺创建于宋代之前的五代后唐,这绝不是杜撰,而是有碑记之载为证。收录于清初的康熙本《阳曲县志·卷十四》中有《重修开化寺补缮藏经记》之碑文,此碑文所载:“晋省开化寺,贮有《大藏》,寺之开创五代唐,宋莫稽所自。”原意是,山西行省太原的开化古寺,收藏有《大藏经》,是明代皇家刻本,至为珍贵。这个开化寺开创于五代后唐,宋朝时已经考稽不清其原委,更别说金元了。

碑文接着说:“一重修于天顺丁丑,再重修于嘉靖戊子,迄今将近百四十年。”

古老的开化寺初建于五代之后唐。后唐国祚从唐哀帝天祐四年(907)亡,晋王李克用延续唐祚,续用天祐年号,到后唐末帝清泰三年(936)亡,一共29年。开化寺的创建年代,就在公元907~936这29年间。迄民国二十年

废寺辟为市场,已是历经五代之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、北汉及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国等1000余年。

过往有关开化寺的史料、书籍、文章,在谈及开化寺的创建年代时,多是“创建年代,已不可考”。读此碑文,结合其他史料,终于得知其真相原委,是另一回事。太原市的开化寺,不包括其后来转化为商市的百余年历史,仅仅是以释家寺院的功用就存在了十个世纪,千余年,如果能保留下一片原迹,哪怕是后来重修的遗迹,也可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了。

依《太原史话》讲,开化寺创建年代虽已不可考,但在其年长日久的沿革中,宋绍圣年间(1094~1097)曾有过重修,并更名为“汉封寺”。元大德年间(1297~1307)改称“延寿寺”,明正德年间(1506~1521)晋王朱櫞的孙子朱美坚曾给予重修。郝树侯先生的这一段陈述,虽属一家之言,又没有注明出处,但因该书影响很大,几乎成为太原人的一种共识。现依清初康熙朝太原府阳曲县人、当朝之拔贡崔嗣达所撰之《重修开化寺补缮藏经记》(下简称《藏经记》)所载:从五代后唐开化寺创建之后,“宋莫稽所自”,所以宋、金、元三代没有重修的记载。一直到明英宗朱祁镇的“天顺丁丑”,即天顺元年

(1457),才给予“一重修”,之后“再重修于嘉靖戊子”即嘉靖七年(1528)。到他作这个碑记时,已经又“将近百四十年”没有修葺了。

崔嗣达之《藏经记》遗漏了开化寺在明初曾经有一次新建“表敕开化禅林”牌楼的大事。道光《阳曲县志》“城内寺庙”中有载:“晋广昌安僖王祷母疾于此(开化寺),表敕开化禅林,发帑金命中贵安澄修。”晋广昌安僖王是什么人?和晋王朱櫞是什么关系?明洪武皇帝朱元璋的三儿子晋王朱櫞,共有七个儿子,其七儿子叫朱济熿,永乐初年被封为广昌王,习称“七王爷”。今缉虎营街,当时叫做“广昌王府街”,因他的府名而得街名,后转传为“七府街”,乃因为广昌王府,也称为“七府”。朱櫞的这个儿子长于行武,带校卫军驻扎于广昌王府东,于是,街名又变为“七府营”“缉虎营”。所谓在此街晋王诸子被虎迫害并打死老虎,而得街名为“缉虎营”之说,纯属戏言。在太原的历史上,从来也没有老虎出没的记载和传闻。尤其是明代,何曾有过“猛虎进城”之说。大概是因为“府”“虎”音近的望文生义吧。当然还有一种可能,古人把强健尚武男儿称为“虎”,是一种文化现象,朱櫞七子尚武,称为“七虎”,得街名,也可说得通。

广昌王一生只有一子,名曰朱美坚,广昌王死后,朱美坚袭爵位,封安僖王,依明代封王规矩,安僖王是第二代广昌王,所以称爵需全称为广昌安僖王。朱美坚袭爵广昌安僖王后,母亲或许是因夫早亡而体弱多病。他为祈祷母疾,而求愿于开化寺。母亲身体康复后,广昌安僖王还愿而发给开化寺帑金,即国家调拨之银钱,“命中贵安澄”来办理,在开化寺山门树起四柱三门牌坊,上镌“表敕开化禅林”。过往人们多把“表敕”“敕建”作为皇帝钦命,其实不然,用国家调拨的钱,自上而下专用为建资的建筑物,都可用“敕建”“表敕”之辞。所谓“表敕”者,表示给予的一种敬重和尊崇。如果要硬往皇家身上连,也能说得通,晋王和诸郡王都是皇家骨血。

而且明朝封爵制规定,藩王享有皇家的尊贵,仅低于皇帝,需百官敬崇,王府费用从来都是国家俸金,晋王朱櫞之孙广昌安僖王朱美坚用皇家“敕辞”,建开化寺大牌楼,上镌“表敕开化禅林”名正而言顺。

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,安僖王“命中贵安澄修”,“中贵安澄”是什么意思?“中贵”的全称是“中贵人”,乃指皇家帝王宠幸的近臣,专指阉人一类。“安澄”是人名。

道光县志还说:“万历间,僧元祥建砖塔于寺院,勒石曰‘雁塔题名’,自是科名鼎盛,缘事毁。或曰塔关文风,宜复旧观。”因什么事而毁掉了开化寺砖塔?道光县志没有细说。其实,康熙志中所载的崔拔贡之《藏经记》早已讲明:“寺旧有浮图,于霄映月,四望无际,夜静风来,铃韵凄清,触人幽梦。无何,为里人厌。众登临且谓,闻阁萧索,风气所关,因之撤毁。”真是俚人俗陋,足见一斑。《藏经记》还说“(此塔)当时又额曰‘雁塔题名’,盖效曲江之遗。今兹不睹,已五十余年”。这段载之于碑的史料,则是崔贡生的感慨,他感叹曰:开化寺建塔,本是仿效长安古都、曲江之畔大雁塔之古韵,但当时太原城中土风浇漓,对开化寺所建之砖塔颇有微词,或嫌“铃韵凄清,触人幽梦”,或嫌“登临且谓,闻阁萧索”,终于在“为里人厌”的舆论中,在“风气所关”的中伤中,被人为地拆毁了。联想到钟楼街上的“钟楼之殇”,开化寺“雁塔题名”的“雁塔之殇”,难道这就是谶语之“宿命”?

其实,亦有史乘载,开化寺砖塔初建之后,“本城甲科鼎盛,父子多徙登大位”(康熙《阳曲县志·省城文运》)。“好事者率意拆毁,历八科,得甲止两人”(同上)。又有传言,亦有载记,“科名不振,仕官鲜色”,乃因“胥塔之由,几欲再起”。但是,清谈归清谈,举事则无人,一直到“闻变之惨,僧众逃徙,乡曲离散”,再无人问津。



图片来源:百度网